

經濟部農化工廠

嘉禾牌

精製米糠：蛋白質、維他命含量高、油份適當、什質少、價格廉、為養魚、飼猪、牛、雞、鴨等之最佳飼料。

維生油：品質純淨、營養豐富、補益脾胃、促進健康。

工業用米糠：品質良好、無不純物、售價低廉、可供製肥皂、洋火、油漆、硬脂油等用。

六角牌 七大殺蟲特效農藥

D	地	魚	愛	B	安	防
D	特	藤	特	H	特	蛙
T	靈	精	靈	C	靈	劑

價廉物美 歡迎代銷

廠址：高雄市成功二路四號
 臺北通訊處：臺北市南陽街三十六號
 電話：高雄三六六六·四七七七 臺北二九七四九

（上接廿二頁「祥金的故事」）總之，以後我們不用再繳租了，不久政府就要配田給我們了，「祥金聽罷，更是格外高興。」

一年以後，祥金家的生活過得更安定更舒適了，阿土伯打算在秋收後，把屋子重新粉刷新，趁著農閒的時候，把祥金和阿英的婚事辦了，也好了却一件心事。婚禮的那一天，真是熱鬧非凡，大家都到祥金家去看新娘子，客人們不斷地向阿土伯道賀，樂得阿土伯的嘴都合不攏了。

阿英接過來了，家裡也較以前熱鬧了，祥金仍然是很早就下田工作了，可是他堅持著要阿土伯留在家裡，理由是阿土伯老了，莊稼由祥金來操作，家裡的事，有阿英管理，的確，阿土伯也該享享清福才是了，每天祥金出外工作，中午由阿英替他送「便當」，雖然「便當」裡的菜不太好，可是燒得很可口，祥金吃完了，總是望著阿英笑著說：「阿英！真好，只是你太辛苦了，」阿英拿著空便當，笑著「溜煙」的跑了。阿土伯也常逢人便說：「阿英真是一個孝順的好媳婦，這也真該算是祥金的福氣好呵！」

這些日子來，一家的生活過得很融洽很快樂。婚後一個月，祥金接到鄰公所的通知，上面說的是祥金已經到了服兵役的年齡，應該入營接受四個月的補充兵訓練，阿土伯知道這件事以後，就對祥金說政府對我們太好了，現在你應該接受訓練，等到反攻大陸的時候，也該替國家出一分力量。」出發的那一天，全村的人都來送行，阿英親自將紅綢帶替他佩上，祥金輕輕地在她耳邊說：「到好好地伺候父親吧！」在親友的歡呼聲和鑼鼓聲中，他乘上了卡車。

在這四個月，祥金已經得到許多的新知識，而且他已經被訓練成一個勇敢的戰士了，今天結訓回家，想到馬上就可以看到父親和阿英，他不禁興奮地笑了，想著，想著，不覺牛車已趕過了李家橋。（完）

（上接廿三頁「再相逢」）然而鳳仙的意志似乎很堅定，但是談到他們的孩子的時候，鳳仙的意思是要把孩子帶回去，他丈夫則堅決不肯放孩子跟她去，並且要求她等孩子的孩子好了以後再走，鳳仙最初是吵著要把孩子帶去，後來無法只有妥協。在孩子病好以前這段時期，她白天守著孩子，細心地看護，傍晚便到海灘上去會她的前夫阿祥。

鳳仙父母早死，從小便沒有親人，嫁阿祥以後，僅僅是短短幾個月的新婚生活，便拆散了，孤苦伶仃地苦熬了七年，這第二次婚後的孩子，是她世界上唯一最親愛的骨肉親人，她怎捨得離開？孩子瘦弱的臉龐上的微笑，是她最大的安慰，尤其當孩子笑的時候露出上下四顆疎疎的門牙，特別逗人喜愛。如今孩子出疹子，顯得沒有平常活潑，然而鳳仙在哺過他的乳後，仍可以從他安靜的小臉龐上尋出逗人憐愛的微笑。鳳仙本來想替他斷乳的，免得她走以後孩子一旦失去了母乳而受苦，但是孩子病中，她怎麼忍心呢？孩子白嫩嫩的皮膚上隱約地露出一些紅斑，這些紅斑就彷彿長在她自己心上一一般地使她痛苦。

孩子的愛和前天阿祥的愛在鳳仙心裡起了極激烈的鬥爭，最近他們在海灘的約會，阿祥也可以看出她內心兩種愛的力量，她如何地使她痛苦，然而這等待了十年的機會，他是不肯輕易放棄的，他竭力用熱情的話來向她保證日後的愛情和幸福，在這時候鳳仙也讓自己沉醉在他那熱烈的情感裡，以逃避心裡另一種愛的力量的威脅，他告訴她，孩子日後慢慢地會忘掉的，而且不久的將來，只要他們自己有了孩子以後，便可以彌補這心靈上的缺憾了，鳳仙表示讚成他的話，但是她自己知道，這是違心之論。

孩子的疹子一天天好了，病後的孩子要母親親熱，整天投在鳳仙的懷裡，嘴裡不斷地叫媽媽，叫得鳳仙的心都碎了。

她丈夫在盡力挽回她而失敗以後，曾經去找過阿祥，把自己和孩子的困難告訴他，但是阿祥表示鳳仙既然自願跟他去，他不願放棄這個重聚的機會。當做丈夫的在阿祥這方面也失敗以後，整個精神崩潰了，他一連幾天茶飯無心，一面還要去做地料理鳳仙出門的行裝，鳳仙眼看到丈夫的痛苦，頓時勾起三年夫妻的恩愛情長，自己原來是一個孤苦無依的弱女子，是他替她安排了一個溫暖的家，如今一個家却要毀在自己的手所毀滅破壞，三年的恩愛，就一旦斷絕了嗎？她忍不住關心他，安慰他，便愈覺得對不住他，愈覺得他們的恩愛是此生此世永遠忘不掉的。

走的日子近了，鳳仙愈和孩子親熱，便愈覺得捨不得她的孩子，在這極其矛盾的心情下，他們決定在月半出發，因為這一天剛巧有一隻帆船從小海鎮啓程，阿祥和鳳仙就準備搭這隻船走。

船是月半一清早出發，所以他們必須在十四晚上會齊在碼頭上過夜。十四這天一早，鳳仙就起床替孩子安排她以後的事情，她告訴丈夫奶媽怎麼照顧，怎麼煮，孩子的衣服放在那裡，晚上，孩子吵鬧的話要如何起床抱著他來回地走，忙了一整天，一切都料理好了，她心裡頓時覺得出奇的空虛，就好像把自己的孩子交給了不相干的人，從此以後他不再是他的母親，彷彿是把自己的靈魂交給了別人，只剩得一個空洞的軀殼，就在這一霎那之間，神聖的母愛戰勝了一切，她覺得她不能讓走高飛，她的心永遠離不開孩子，她匆忙的打開自己的行囊，她走不了，這意外的決定竟使她丈夫驚喜交集。

第二天一早，鳳仙到碼頭去找阿祥，想把她的新決定解釋給他聽，但是碼頭的工人們說阿祥昨天已經辭工走了，她趕到船碼頭去，那裡除了一個看碼頭的老頭兒外空蕩蕩的甚麼也沒有，船是早已開出海去了，她問那老頭兒是否看見一個像阿祥那樣的男子搭船去，他說有的，並且交給她一個紙條子，那紙上用生硬的日文歪歪斜斜地寫了幾行字，大意是這樣：「鳳仙：你既然捨不得孩子，你就留下來吧。戰火沖散了我的家，我已身受過家破人亡的痛苦，今天我也不忍心另外一個人遭受同樣的痛苦，你以後和我丈夫好好地過日子，我自己會照顧自己的，從今以後，天南地北，恐怕永遠不會見面了。阿祥留。」（完）